

走进昭通文学

——昭通文学创作研究

研究昭通作家群的创作思想的演变发展，是研究昭通文学现象的核心内容之一。因为创作思想指导、规范和制约着作家的创作，它不仅能够解释作家从事艺术创作的内在动因，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显示作家

创作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研究创作

思想不仅有利于作家更好地认识和反思自己的创作历程，

总结艺术经验，而且有利于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发展，

并把它植根于更坚实的基础之上。

刘廉昌 著

走进昭通文学

——昭通文学创作研究

刘廉昌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进昭通文学：昭通文学创作研究 / 刘廉昌著，—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
ISBN 978 - 7 - 81112 - 582 - 5

I. 走… II. 刘… III.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昭通市—
文集 IV. I206.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5250 号

走进昭通文学——昭通文学创作研究

刘廉昌 著

责任编辑：李兴和 李 平
责任校对：段建堂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昆明银河印刷厂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4.5
字 数：210 千
版 次：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81112 - 582 - 5
定 价：30.00 元

社 址：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编：650091)

发行电话：0871 - 5033244 5031071

网 址：<http://www.ynup.com>

E - mail：market@ynup.com

序 言

蒋仲文

刘廉昌先生的文学评论《走进昭通文学——昭通文学创作研究》结集出版，实在令人欣喜。这本文集，收集了他多年来以极大的热情，孜孜不倦关注昭通文学创作，跟踪昭通作家成长所写的评论文章。这本文集有相当分量和深度的文集，是研究昭通作家的第一本个人专著。现在，昭通作家群及文学现象已引起全省、全国瞩目，正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这本集子的及时出版，无疑有着极为特别的重要意义。我在读他的这些文章时，清楚地感到，他为了写就这些文稿，作了极为充分的理论准备，这从他在文章中引经据典所列出的长长的参考书目，便可看出。

廉昌的评论文章，有着鲜明的行文风格，他的文风朴实隽永，轻盈灵动，如行云流水，从容而不拘谨，自如而不平庸，审慎而不矜持，恬淡而不寡味。他娓娓道来，字里行间透着飘逸睿智、理性的光彩。他不溢美，不做作，不狃躁，不浮丽卖弄，故作深奥，不趋炎讨好，揣摸人意，投其所好。读这些文字，有如品啜一杯龙井，幽香暗动，清雅内敛。但细细品来，却决不泛思考的力度、理论的根基。正是居于他胸有成竹，对立论的自信，文字才敢于如此淡定，平易近人，这反让他的文论有了更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更为可贵的是，当文中涉及较深的理论时，他尚能沉着应对，举重若轻，深入浅出，全无评论文章常见的枯燥

涩腻、形同嚼蜡的毛病。

文集中有两篇从整体的视角探讨昭通文学的文章：《从使命意识到生命意识》（以下简称《使命》）、《朴拙与灵秀》（以下简称《朴拙》），前者研究昭通作家创作思想的演变发展，后者探索昭通作家的创作风格。在《使命》一文中，作者指出“从使命意识到生命意识，这就是二十多年昭通作家思想演变发展的轨迹的简要概括”。接着，作者从两个方面论述了昭通作家使命意识的发展与深化。“第一，对旧的陈腐的传统观念的否定与批判，对人物心灵深处的奴性心理的揭示与嘲讽”，指出“否定精神是文学精神指向中最主要的内涵之一……一部辉煌的世界文学史，可以说就是由否定精神建构起来的历史”。“第二，昭通文学对于主体性的探索还表现在对人的自身价值的掌握与肯定上，表现在作品的主人公对人的情感、个性和人的权利、幸福合乎情理的追求，这是作品的人文精神的又一重要表现。”并结合小说《金沙江，河滩地》、《怪病》、《香香啊香香》、《白鸡》等作品，对以上论点作了极为深入可信的剖析。在“面对时尚化写作的坚守与借鉴”中，作者从四个方面论证了时尚化写作思潮形成的时代背景，表现和危害，指出“面对着文学上的这些新浪潮，昭通作家曾迷惘过，何去何从，他们艰难地决策。然而最终他们选择了坚守，在坚守的基础上进行批判、借鉴、吸收”。结合小说《布袋里装的什么》、《寄望》、《死胎》、《荒唐》、《四爷收徒》、《皇木滑竿》、《刘当当外传》等作品，做了层层深入的解剖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国内时尚化写作在一些作家中一浪接一浪地向前推进的时候，昭通作家首先是没有盲目地去跟风追风，坚持了现实主义这一基本的创作路线；没有忘记文学应担负的社会责任，没有忘记自己所坚守的这片红土地，并且力图在创作中找到自己”。这些论断是完全切合昭通作家的创作思想的，充分说明了昭通文学在起步时就关注全国的文学创作思想，吸纳有益的东西，就是站在了一个健康的较高的起点上向前走的，是和当时全国的文学发展同步的。在“生命意识的切入与张扬”中，作者指出“生命意识这个概念是在文学界对人性和人物

的精神世界的深入探索之后产生的。但在理解与实践过程中，曾出现过一些畸变现象与人文精神的失落”。“笔者认为，文学的生命意识的表现，既离不开自然的生理的人，又离不开社会的、文明进化的、智慧的人，离开了任何一个侧面，都不是真实的具有完整意义的现代人。”“昭通作家对人的生命意识的表现……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对人的美好的自然属性的描写与张扬；二是对人的复杂的精神状态与心理的更深的解剖与表现；三是对山区贫苦人民与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与生命价值的表现与拷问。特别是在第三点的表现上，显示出了昭通文学的价值与生命力，因而得到了文艺界的肯定。”从这几段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廉昌对文学作品的生命意识的认识，和对昭通作家在这方面创作思想的深化的评论，是十分准确而深刻的。他结合小说《狼舞》、《水鬼》、《好大一对羊》、《随水而去》、《乡村雕塑》等小说，细致而颇具概括力度地进行了剖析，使人更为清楚而深刻地认识到了昭通作家作品极为丰厚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在《朴拙》一文中，廉昌相当深入地分析了昭通作家的创作风格。指出“昭通文学现象这个概念的出现显示了昭通作家正逐步走向成熟”，“作家作品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风格的形成。所谓风格，就是作家的创作个性，是作家的作品从内容和形式相统一中所表现出来的创作特征，也就是作家特有的格调、韵味和风采。”因此，“我使用‘朴拙与灵秀’这一词组来概括昭通作家诗人的创作风格”。这篇一万多字的文稿，不只发扬了他论点鲜明，论据充分，娓娓道来，冷静剖析，层层深入，结论可信的文风，对作家作品的解剖，就更加细致深入。他小心地求证着，寻找着每一个作家作品中的长处，怕遗漏了人家细微的优点，这是出于一种责任，一种谦虚，更是出于一种深爱，一种真诚。我读这些文章时，十分清晰地感觉到了廉昌一贯做人和作文平静祥和的状态，伸手便可触摸到他那颗诚挚而温暖的心灵。我的心被真真切切地感动了，灵魂为之一震，就有了一个大的感悟——到了我和廉昌这样的年纪，写作已是一种内心的自省，一种对心灵的抚慰，它和用以去换取名

望和金钱，已是毫不相干，作为见证了昭通作家从初始到辉煌全过程的我们，已得到了这片热土给予我们生命般宝贵的馈赠和厚爱，在我们的心里，能够容得下的，就只有感恩了。

我对无数曾为昭通文学走向辉煌付出真诚关爱的人，都抱着深深的敬意。

我对刘廉昌先生，永远心存敬意。

如果说这本集子还存有什么欠缺的话，那就是作者的视点主要集中在昭通本土作家作品上，对现在活跃在昆明的一批更年轻、更有潜力的昭通作家作品，未涉猎到。我想这主要是受制于作者的阅读范围吧。真诚地盼望廉昌取得更大的成绩。

2007年5月19日

目 录

序言	1
----------	---

昭通文学创作的总体透视

从使命意识到生命意识

——昭通作家创作思想的演变与发展	3
------------------------	---

朴拙与灵秀

——昭通作家创作风格论	18
-------------------	----

对昭通小说创作的思考	34
------------------	----

高原风起

——崛起的“昭通文学现象”访谈	39
-----------------------	----

作家作品研究与赏析

风云变幻显英豪

——评曾令云的长篇小说《龙卢演义》	47
-------------------------	----

小城风情和人物心灵的写照

——夏天敏小说创作的特色	57
--------------------	----

注重精神世界的深层开掘

——漫话夏天敏的近期创作	67
--------------------	----

于细微处见精神

——简评《乡场上的皮匠》	75
--------------------	----

《好大一对羊》的悲剧色彩	
——兼与《四爷收徒》、《皇木滑竿》相比较	78
《乡村雕塑》的忧患意识	
——夏天敏中篇小说评析	83
复杂人性的深入窥探	
——蒋仲文小说、散文的思想探索	88
金江浪涛雕塑的人物形象	
——漫谈邹长铭小说《驿道》中的人物刻画	95
梦境的不断构筑与击碎	
——评宋兴菊的恋情小说	103
滚烫的情感	
——《为情痴傻的女人》序	107
从红土地上升华	
——关于《灵魂游荡村庄》和《另一个悬崖》	110
披荔带萝长爪郎	
——谈樊忠慰的诗歌创作	113
苦闷生命的延伸	
——评麦芒的两本诗集	121
麦芒诗歌的意象空缺美	124
最本真的生命理想	
——解读青年诗人夏吟的诗作	129
自有诗心如火烈	
——读《寻梦——陈剑宁诗选》	134
人化自然的优美篇章	
——评王昭荣的黑颈鹤散文诗	137
清纯优美的儿女情长	
——细读《王昭荣红尘散文诗》	141

风雨耕耘写青春

- 评散文集《沧海紫梦》..... 144

人物性格的撞击

- 评刘平勇的小小说《窗口》..... 147

真挚情感的呼唤

- 评王昭荣的诗《爱情颂歌》..... 149

劳动把春天打扮得更美

- 评沈洋的散文《感受春天》..... 151

春华秋实 异彩纷呈

- 昭通市第一届文学创作优秀成果评奖述评 153

悲壮惨烈的历史 真实生动的描述

- 陇承弼《血祭乌蒙魂》评介 158

情感穿透现实的农村生活画卷

- 评刘平勇的散文集《行走的草垛》..... 161

创作理论探讨

从生活到艺术

- 文学创作的基本过程 171

变形与求真

- 文艺创作规律探索之一 183

景因情美 形以神聚

- 文学创作规律探索之二 191

求异思维与诗美

- 文学创作规律探索之三 200

作家不能没有责任感

- 203

20 世纪 80 年代小说的发展、超越与反思

- 206

后记

- 222

昭通文学创作的总体透视

从使命意识到生命意识

——昭通作家创作思想的演变与发展

研究昭通作家群的创作思想的演变发展，是研究昭通文学现象的核心内容之一。因为创作思想指导、规范和制约着作家的创作，它不仅能够解释作家从事艺术创作的内在动因，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显示作家创作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研究创作思想不仅有利于作家更好地认识和反思自己的创作历程，总结艺术经验，而且有利于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发展，并把它植根于更坚实的基础之上。

创作思想包含创作动机、创作的总主题和创作方法等相互联结有机组合的几个方面。创作动机也就是为什么创作，这涉及作家对文学创作意义的根本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为人生”、“为艺术”的创作动机，以后又出现过“为政治”的创作动机，20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派的思想进入中国以后，又出现了“为宣泄”、“为游戏”或进一步为“玩”的创作动机。不同的创作动机导致作家对生活进行观察的不同视角和创作时的不同切入点以及不同的价值判断，也就导致了作家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总主题的不同。创作动机和创作的总主题又常常导致或决定着作家对创作方法的选择。因此，在创作思想当中，创作动机是最根本的东西，研究创作思想也就必然从研究创作动机开始，再接着深入探索下去。作家的创作动机是由作家的世界观、文艺观和个

人经历以及学识所形成的，并且是他的文学观的最直接体现。

生活在昭通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而又扎根于人民群众生活之中的昭通作家们，二十多年来，一直坚守着文学这块绿洲，坚持着一条严肃的创作道路，坚持着自己的创作思想，不媚俗，不追求所谓的时尚化写作，不被那些时髦的光怪陆离的创作流变所左右，终于坚韧不拔地成长起来，结出硕果，崭露头角；同时昭通作家又并非拒绝接受新的思想，并不拒绝吸收新的创作方法和技巧，因而在创作思想方面既有坚守又有发展变化。从使命意识到生命意识，这就是二十多年来昭通作家创作思想演变发展的轨迹的简要概括。下面我将通过具体的描述和论证来说明昭通作家创作思想发展变化的这一历程。因为小说创作最能体现创作思想的演变与发展，所以本文的论述和例证都以小说为主。

一、使命意识的发展与深化

现在仍然活跃在昭通文坛上的一批中年作家（大多 50 岁左右，少数的年纪大一点），他们在青年时代就带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他们接受过文学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熏陶与教育，期望作家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并非专业作家，却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文学创作，带有强烈的使命意识。

新时期昭通作家从事创作的使命意识有一个不断深化发展的过程，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中期。当“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的时候，文学开始复苏，昭通作家便开始了自己的思考与创作。那时，他们的使命意识还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把批判“极左”路线造成的危害和塑造人的美好灵魂作为自己的使命。在当时“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成为全国文学的大气候，昭通作家也产生了自己的“伤痕文学”作品。也许由于地理条件的影响，昭通的“伤痕文学”持续的时间较之全国更长一些。这一时期最有震撼力的作品是邹长铭的短篇小说《金沙江，河滩地》。这是由两个短篇构成

的震撼人心的作品。其中的《河滩地》描写一个暴力崇拜狂德荣，在那丧失理性的年代所产生的盲动与犯罪。德荣的祖父曾经因为刀劈土匪头子而在小镇上名噪一时享有荣光。德荣向往着像祖父那样“鬼头刀凌空一闪，鲜艳的红绸抖出一朵花，土匪的头骨碌碌滚出两丈多远”，他向往这出人头地的无上荣光。文化的荒漠与理性的蒙昧，使他的向往变成了愚蠢的犯罪。“文化大革命”中当一个造反派鼓动“反革命要暴动”时，德荣兴奋地加入了杀人的队伍，亲手将一群“反革命”一一用绳索捆绑成串，用梭镖捅下了悬崖。后来德荣在监狱中开始忏悔并自残断指，出狱后他跪在被他杀害的陆明的母亲面前请求宽恕，陆母并没有原谅他而是用那无牙的嘴狠狠地咬了德荣那个断指一口，仇恨仍然埋藏在她心里，在老人的心中照样不存在恕道。作家在这里不仅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极左”路线的鼓动与猖獗而使人们丧失理性，揭露“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伤痕”是那么刻骨铭心，进而揭示了“极左”路线泛滥的土壤正是那文化的荒漠与理性的蒙昧。在这互为因果的现实之中，仇恨代替了关爱，偏执代替了同情与谅解，疑忌代替了宽容。作者在揭露“伤痕”的同时，呼唤理性，呼唤关爱，呼唤同情与谅解，表现出人文主义的深刻内涵。在全国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影响下，昭通也曾出现过一大批类似的作品，但在思想的深刻性方面，《河滩地》是最为突出也最有代表性的一篇。这一时期的使命意识，虽然还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但已经超越了为政治服务的狭隘范畴。

昭通作家的使命意识深入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这时全国正是文学的主体性理论传播的时期。主体性理论强调“两个宇宙”，即人与外部世界相联系和互动的外宇宙和作为人的精神世界的内宇宙。主体性理论再一次肯定了“文学是人学”的这一重要命题，并深化了这一命题。它的深化表现为：在文学领域中恢复人作为实践主体的地位；应当注意精神主体的双重结构，即精神主体的表层结构（理念）和深层结构（潜意识）和介乎两者之间的经常处于浮沉状态的情感；不仅要求尊重某一种精神主体而且要尊重和肯定不同类型的精神

主体。在这一时期的理论主导下，文学创作注重揭示人的丰富而复杂的精神世界，而比较倾向于淡化和远离政治。在这一创作思潮的影响下，昭通作家的创作开始了对人物心灵即人物的丰富复杂内心世界的探索与进军。然而在这个探索中昭通作家并非着眼于人的纯自然或者说兽性的描绘与揭露，而是比较注重于由人的社会性所构成的人物的内心世界的探索，同样没有忘记为塑造人的美好灵魂服务的这一重要使命。

20世纪80年代前期昭通的文学刊物已由《新花》更名为《千顷池》。从1980年至1990年，辛勤耕耘的作者们都在对文学体现人的主体性方面进行不懈的探索，到对人物的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进行不懈的探索。这种变化着重表现为在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人的价值观念的变化，包括人的思维形式、情感方式、地位尊严、审美情趣及其评价等方面的变化，表现出了强烈的现代意识。这种探索在两个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第一，对旧的陈腐的传统观念的否定与批判，对人物心灵深处的奴性心理的揭示与嘲讽。王显亲的短篇小说《怪病》批判了根据人的出身门第、头衔地位以及权势等级来衡量人的价值的世俗观念。另一篇《香香啊香香》描写一个现役军人在即将开赴前线参战之前与自己心爱的姑娘“偷吃禁果”，战士为国捐躯，姑娘却因“有伤风化”而被父母驱赶，被同龄人诟骂。这两篇小说的题材在今天看来并不新颖，主题也并不深刻，可是在当时却是对现实生活的有力针砭，它揭示出传统观念在某些地方还是相当顽固的。这是表现人物与社会之间的观念形态的冲突和对某些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否定——社会正是在不断否定中前进的。

否定与批判也是文学家、思想家的使命意识的表现，是作品人文精神的表现。没有否定与批判，社会就不会进步，文学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的价值。评论家雷体沛说：“否定精神，是文学精神指向中最主要的内涵之一。莎士比亚对不完美人性的否定，巴尔扎克对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丑恶的否定，艾略特对造成精神荒原的现代社会的否定，鲁迅对‘吃人’的中国文化负面影响的否定……一部辉煌的世界文学史，可

以说就是由否定精神建构起来的历史。”^①新时期的昭通文学是以否定与批判精神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虽然它具有的否定精神还不够深刻，还缺乏自己独到的挖掘与表现，但它毕竟给自己的发展找到了一个坚实的立足点。

第二，昭通文学对于主体性的探索还表现在对人的自身价值的掌握与肯定上，表现在作品的主人公对人的情感、个性和人的权利、幸福合乎情理的追求，这是作品的人文精神的又一重要表现。已故女作家钟文蕙的短篇小说《迟暮的心》就是在那一段时间女性文学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作品。作品中的女主人公青春已逝，由于时代和观念的束缚，当她该爱的时候没有去爱，以致三十多岁了还没有体验过爱情的欢乐。然而生活的打击让她意识到她所贞守的家庭也维持不住，时代的春风唤醒了她沉睡的爱情，她怀着忐忑不安、矛盾重重的心情走向洋溢着热烈与欢乐气氛的舞会，去追求她心目中希冀的爱情。尽管她的追求还很渺茫，但毕竟是她心目中的女性意识的觉醒，人的价值意识的觉醒，同时也是对那个封闭的非理性时代人的自身价值被无情践踏的悲叹与批判。夏天敏的短篇小说《白鸡》的题材与《迟暮的心》完全不同，但它们的主题思想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小说《白鸡》通过一个书包子（即迂夫子）的生活命运的悲叹，揭示了在那个愚昧而荒谬的时代对人的生存价值的践踏。《白鸡》写的是一个被旧时代遗弃又为新时代所不容的知识分子的悲剧形象。旧时代的教育使他成为只会死读书读死书而缺乏劳动技能的人，而新时代的出身论又使他连出卖文墨维持生计的路子也断送了，于是他只好靠到车站当挑脚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和奉养老母。从外表面看，他似乎麻木了，但他还有情感和追求。

他希望和别人进行情感交流，当这一点追求都为现实所不容时，他只好把自己的爱与情感奉献给一支白鸡，喂它，养它，不是为了吃它，

^①雷体沛：《敢问作家：我们还存留了多少文学精神》[N].《文艺报》，2004年2月17日第3期。